



赵大河
著

侏儒与国王

一部炉火纯青的新历史小说典范之作
六幕电影般苍凉瑰丽的生死传奇



开心麻花金牌编剧、实力派作家**赵大河**最新力作

周大新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**李佩甫**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**刘庆邦**著名作家联袂推荐

一个叫做侏儒的生物 在大时代中的行走笔记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侏儒与国王/赵大河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7.7

ISBN 978-7-5559-0520-2

I.①侏… II.①赵… III.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19255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6.25
字 数 111 000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(詹店镇)泰安路
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-2527860

目录

第一章	侏儒 / 1
第二章	弑君者 / 19
第三章	师父之死 / 39
第四章	天堂有路 / 61
第五章	帷幕后的笑声 / 91
第六章	马戏团 / 111

侏 儒：世说与札记	/ 153
-----------	-------

A decorative horizontal frame with ornate, symmetrical scrollwork and musical notes at each end. The frame contains the chapter title.

第一章 侏儒

生和死是一个整体,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,生离不开死,死离不开生。没有生就没有死,同样,没有死就没有生。人,以及所有的生物,都是生和死之间的一个过程。生死每天都相伴存在。

亲爱的兄弟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写信，我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不知道你住哪儿，不知道你是否活着，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存在过这样一个兄弟。人们说母亲生下我时，同时也生下了你，也就是说母亲生了对双胞胎。可是，我们是如此的不同——你六斤六两，而我只有二斤二两。你看上去健康正常，带给父母以喜悦。而我，简直不成样子，谁也不认为我能活下去。既然活不了，还留着干什么，于是我就被遗弃了。一个牧羊人把我捡回家，喂我羊奶，我竟然活了下来。但我长不高。我是一个侏儒。我不知道活下来是幸，还是不幸。不管幸还是不幸，这就是我的命运。后来我被送进宫里，成为一个小丑。我善于插科打诨，博人一笑。许多时候我只是说真话而已，在这个人人都说假话的地方，真话乍听上去自然显得可笑了。关于身世，其实只是一个传说，是否真实，无从考证。

牧羊人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。从记事起，我就生活在宫廷里。我怀疑这个牧羊人是杜撰出来的。因为我还听到另一种传说，说我是太后生的——我是太后的私生子。老皇帝早死了，太后生下我是见不得人的，于是就编了前一个传说。如果后一个传说是真实的，那么亲爱的兄弟，你就是不存在的。可我宁愿相信第一个传说，因为我希望我有你这么个兄弟。你是另一个我，一个正常发育的我。人们说双胞胎有心灵感应，我不快乐时，你会忧伤，你疼痛时，我也能感同身受。有时候，我无来由地伤心，我就想，也许我那个兄弟有什么不幸。还有，前一段时间，我的肩膀很疼，也没有原因，我在想，兄弟，是不是你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肩膀。总之，因为有你，所有无法解释的事情就都能解释了。

亲爱的兄弟，有时候我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，可是谁会去听一个侏儒说心里话呢。在他们眼里，侏儒根本不是人，是另外一种生物。什么生物呢，这种生物名就叫侏儒。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同类，所以许多事情就不背着我。如此一来，我成为知道秘密最多的人。比如，我知道国君不喜欢女人，他有龙阳之好，这一点宫里所有人都知道，估计朝中大臣也都知道，但谁也不敢公开谈论。如果谁谈论而又被举报了，就会以诽谤罪被处死。国君也不敢公开留宿男子，所以大多数时候他一个人独睡。他每天晚上都会莫名其妙地从床上掉到地上。他醒时一定是睡在地上的。他认为这是神鬼对他的惩罚，所以从不敢

声张。也许因此，他有所敬畏。每天早上他自己爬到床上沉思默想时，表情好玩极了，一点儿不像国君，倒像是个受了欺负无处诉说的孩子。比如我知道执政大臣的身上长有鳞片，他一挠痒，白色的鳞片就会像雪花一样飘下来。他有超人的毅力，凡是有人在场，无论多痒，他都忍着，决不去挠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住，他就借故上厕所，在厕所里一通狠挠。他常常挠得鲜血淋漓，可见有多么痒啊。疼可忍，痒不可忍。他喜欢杀人。身上剧痒之时，他恨不得给自己一刀。谁这时候触了霉头是没有好果子吃的。再比如执政大臣的女儿，嫁给栾将军的那位，叫祁。现在叫栾夫人。她年龄不小，儿子已长大成人，开始广交朋友了。她儿子叫盈。去年栾将军打仗时死了，她耐不住寂寞，与管家私通，嫌儿子盈碍事，就向父亲（也就是执政大臣）诬告儿子造反，儿子出奔宋国。执政大臣将盈的同党都杀了。栾夫人这样的女人真是天下少有，为了自己风流快乐，竟连儿子都不要了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真是不假。上午我见到执政大臣，对他唱了一首颠倒歌：

打起喇叭吹起锣，
听我唱支颠倒歌，
满天月亮一颗星，
千万将军一个兵，
河里石头滚上山，

母亲最把儿子嫌。

执政大臣看我一眼，脚步没停就走过去了。他听到了我唱歌，但没意识到我是专门唱给他听的。亲爱的兄弟，我敢说人们的心智大多是关闭的。他们只能听到自己想听的，只愿相信自己所相信的。每个人在心里都认为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最正确，别人的看法都是偏见。所以，侏儒唱的歌引不起注意也就没什么奇怪了。

亲爱的兄弟，扯了这么多，只是想让你对我有所了解。我告诉你我是什么人了吗？侏儒，小丑。对，记住这就够了。我所有的生活都与此有关。因为身高的原因，我看世界看的是下边的部分（我亲爱的兄弟，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这句话中的幽默和讽刺）。下边的部分和上边的部分很不一样，上边冠冕堂皇，下边则是真相。就拿栾夫人诬告她儿子造反这件事来说，执政大臣杀了许多人，理由是平叛，为国为民，可是真相是什么，不就是她床上那点事吗？说难听点，为她这点事，多少人头落地。这个骚女人，真该下地狱。亲爱的兄弟，请原谅，我之所以说脏话，实在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。你没见过杀人的场面，如果你看到，你也会愤懑的。在校场上，一个个头颅被砍下来，滚烫的血，冒着烟，流成一条条热气腾腾的河。鲜血是属于下边的，屠刀是属于上边的，从来如此。直面鲜血的代价是我将自己的胆汁都吐出来了。还有，我一天没吃饭，我

吃不下去。

被杀的人中有一个叫叔虎。他是叔向的弟弟。叔向你应该知道吧，人们说他是我们国家最具智慧的人。有一次我国和齐国打仗，大家都忙着喂马，磨刀，准备攻城。他却说不用忙活了，没仗可打，齐军夜里溜了。大家不信。他指着城墙上的乌鸦说，听，它们在说城空了、城空了。大家将信将疑。有胆大的去打开城门，确实是一座空城。你说，他是不是很聪明？当然，他的智慧不仅仅是表现在根据城头上的乌鸦判断城空了这点上。之前，他让人在山头、树林里插了许多旗帜，又让军车拖着树枝，弄得尘土飞扬，还让战车左虚右实，也就是齐军能看到的那一边有人，另一边是空的。据说齐国的国君登上城头，看到这番景象，以为漫山遍野都是敌兵，吓破了胆，夜里悄悄跑了。史官写下“齐师夜遁”四个字。这就是叔向，他看到城头上的乌鸦时，肯定心里在笑，敌人中计了。叔虎被杀，叔向被抓了起来。叔虎被杀，是因为他和盈交往亲密，被认为是盈的同党。叔向被抓，是因为他是叔虎的哥哥，连坐。他多半也要被砍头。这有先例。我今天去看叔向，他在睡觉。监狱里，他竟然还能睡着，而且睡得正酣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我把他叫起来，他怪我扰了他的梦。也许他在梦里享受着自由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应该等他梦做完。我说，我国最有智慧的人，也落到了这步田地，你的智慧哪里去了。他说，我至少还活着，难道这不是智慧吗？活着算什么

智慧。他说，优哉游哉地活着本身就是智慧。我嘲讽他，他没听出来吗。也许他听出来了，所以才这样搪塞我。或者，他根本不想和侏儒谈什么智慧。牢房里的气味很难闻，连猪圈都不如。他神态自若，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连“优哉游哉”这样的话也说得出来。

如今，大家都认为能救他的人只有王鲋了。王鲋是国君的宠臣，只有他能给国君说上话。这个王鲋，我经常见到。但他从来不屑于看我一眼，他的眼睛向上翻，看不到我这么高的人。亲爱的兄弟，你知道什么叫志得意满吗，只要看看王鲋的样子，你头脑中就会留下关于这个词语的永恒形象。他红光满面，趾高气扬。有的人是眼睛放光，他则是脸皮放光。亲爱的兄弟，你绝对想象不到，今天王鲋也到监狱里来了。他当然还是那副样子，眼睛向上翻，根本看不到我。他是来见叔向的。牢房里的气味让他皱了皱眉头，他应该捏住鼻子的，可是没有。他对叔向说，我可以为你向国君求情。听他那口气，叔向的生死完全操控在他手里，他叫你生你就生，他叫你死你就死。他不知道发了哪门子善心要来救叔向。

亲爱的兄弟，接下来发生的事真让人难以理解。叔向闭上眼睛，对王鲋不理不睬。一个将死的人有必要这么傲慢和无礼吗？尽管我很看不惯王鲋的样子，乐意看他被一个死囚这样怠慢，但为叔向考虑，这样值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很佩服叔向，他让这个趾高气扬的人下不来台。这就是叔向，有骨气，不怕

死。叔向做得更绝的是，王鲋离开时，他也不礼节性地拜一拜。看到叔向这样对王鲋，我就不再为叔向刚才搪塞我而不快了。王鲋大概气坏了吧，有人如此不识抬举，出乎他的意料，我第一次看到他脸上不放光了，一团灰暗。王鲋走了之后，我对叔向说，大傻瓜大傻瓜，你是我见到的天下头号大傻瓜。叔向说，何以见得。他现在又和颜悦色了。看得出他有兴趣和我讨论问题。我说，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，你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。叔向说，王鲋救不了我。我说他可是国君跟前的红人，他若救不了你，就没人能救你了，你是不是已做好被砍头的准备？他说，没有人不想活着。我说，你就是在找死，王鲋救不救得了你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他想让你死却很容易。王鲋这种人，我太了解了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亲爱的兄弟，我就先给你说说后边发生的事吧。我说过我知道很多秘密。国君喜欢和王鲋在一起，他们又到一起时，国君问王鲋，他怎么看叔向的罪。王鲋说，叔向这个人一向重兄弟感情，他弟弟造反，他不可能不参与。你听听，这话不是一支毒箭是什么？这种人，巴巴地跑去说要救人家，人家不领情，他就在背后害人家。小人，标准的小人。人们说我是小人，只是说我个儿小。而他却是地地道道的小人。叔向，那么智慧的人，应该能猜到这种结果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得罪王鲋。

还回到正题上，我问叔向，王鲋救不了你，你认为谁能救得了你。他说，只有祁奚能救得了我。祁奚，这个名字我倒

听说过，只是没见过他。听说他现在走路都困难。他退休十几年了。他退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。权力，所有人都喜欢，一般人不到咽气那一刻不会撒手。这老头不一样，他说撒手就撒手。他辞官时，国君让他举荐代替他的人，他举荐了解狐。国君很吃惊，那不是你的仇人吗？他说你让我举荐能代替我的人，他正是合适的人选。可是解狐没这个命，任命还没下达，他就得急病死了。国君于是又让祁奚举荐，他说祁干可以。国君说，那不是你儿子吗？他说你让我举荐能代替我的人，除了解狐，祁干是合适的人选。这个故事人们津津乐道，说祁奚这老头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亲。我搞不明白，叔向怎么想到了这个老头。这老头，恐怕抱孙子都抱不动，逗逗孙子倒可以，他多少年没进宫了，指望他救你，你可真敢想。我说，你的脑袋是不是让门板挤了，坏掉了，不指望王鲋，却指望这样一个老头。叔向说，能救我的只有此人。我说，你头脑发热吗，说胡话哩。叔向说，他救我我则生，他不救我我则死。哼，说得那么肯定，好像他洞悉一切似的。我说，就算是这样，可是这老头十多年都没出来了，没听说他管过什么闲事，你是他什么人，他会为你的事而出山。叔向说，你不懂，他不会眼睁睁看着我被杀而不管的。我真的不懂，且看下去。

亲爱的兄弟，先把叔向放一边，我给你说点八卦。这是我在大街上听来的。这个案子牵扯那么多人，街头巷尾全是议论此事的。人们说叔向母亲是个母老虎，叔向他爹娶了一个漂亮

的小老婆，这母老虎就是不让他们同房。叔向他爹也够老实的，不让同房就不同房。你想想，放着这样一个美人，不能享受，叔向他爹该有多难受啊。就像给你嘴边放块肉，却不让你吃，你能好受？叔向看不过去，劝他母亲。他母亲说深山大泽，容易生龙生蛇，这个女人太美了，美得过分了，我怕她生龙生蛇，祸害家庭。她的话也不知是何根据，女人太美了，难道就要生妖孽不成。叔向自然不信，还劝。他母亲倒是听儿子的劝，将丈夫让给这个美人一宿。叔向他爹没浪费这个机会，下了种，发了芽，生下了一个胖小子。这小子越长越好看，既威武有力，性格也好，人们都喜欢他。他与执政大臣的外孙盈交往密切，这就遭了祸，被砍了头。人们都说叔向的母亲要坚持不让丈夫和美人睡就好了。真不知道叔向家里的事人们是怎么晓得的。兄弟，我给你说这个八卦，是想让你知道知道都市里的人多么爱嚼舌根子。

亲爱的兄弟，我夜里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与叔向在探讨生死问题。场景还是牢房，白天那股难闻的气味在梦里又出现了。这是牢房特有的气味。我在梦里还是侏儒，但不再插科打诨，而是一本正经。可能这样才配和叔向讨论问题吧。我问他怎么看待生死。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，似乎每个人都明白，但没人能真正说得清楚的问题。我想听听叔向怎么说。我奇怪我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。我说，你现在面对的就是死亡，你不可能不想这个问题，既然想了，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

想的。还有，你怎么能够那么平静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你心里难道没有恐惧吗？叔向会心一笑，从容，平静。内心多么强大才能这样啊。他说，生和死是一个整体，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生离不开死，死离不开生。没有生就没有死，同样，没有死就没有生。人，以及所有的生命，都是生和死之间的一个过程。生死每天都相伴存在。你活着的每一刻是生，但须臾之间，前一刻就死亡了。生是当下的生活，死亡是过往的生活。人们都知道死亡在前边等着我们，却不知道死亡也被我们抛在身后。生，就是这样一种状态，前边是死亡，后边也是死亡。转眼之间，前一个我已被死亡掳去，这一个又正在扑入死亡的怀抱。死，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既然每时每刻都经历着死，那么，死有什么好怕的呢。这是通常意义上的生死。更高层面的生死则超越了这些。一个人的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，还有更高形态的生命。你记住一个人，那么，他在你的头脑中就是生。你忘掉一个人，那么他在你的头脑中就是死。所以圣人说死而不是亡是为寿。人，虽然肉体死亡，但仍可以活在许多人的头脑中。从这点来说，那些立下奇功的君王，那些立下不朽言论的哲人，立下道德标准的圣人，是不死的。他们因自己伟大的功业，而在人们的头脑中永生。肉体的生命是短促的，但另一个生命却可以长生不老，永生不死。如果明白了这些，面对死亡还有必要恐惧吗？再者，我们只能改变可以改变的东西，不能改变的，就坦然接受吧。恐惧有用吗？难

道恐惧能改变事情的结果吗？命运，已经发生的，不可改变的，注定到来的，都是命运。人，不是要屈服于命运，而是要接受命运……

天啊，他说起生死来真是滔滔不绝。他的话我并不完全理解，但又似乎是明白的。如同一盏灯，照亮了黑暗的屋子，我看到了屋子的内部，知道有什么家具，什么物品，但有影子，我还看得不是很清楚。我怕忘了他的话，夜里爬起来我就把这些记了下来。记下之后，我在想，梦真是奇怪，这些话不可能是我说的，只能是叔向说的，可他是怎么进入我梦中的呢？梦，这是另一个世界，在那个世界里什么神奇的事都会发生。人可以变形，死者可以复活，侏儒可以和最有智慧的人交流。我的兄弟，我真希望我能梦到你，在梦中看看你是什么样，你怎样生活。我对你的好奇不亚于我对整个世界的好奇。乡村的生活可以想象出来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单纯，平静，没有是非，没有争斗。冬天围着火炉看漫天飞雪，想到来年的收成，心里会溢出笑声。秋天瓜果飘香，空气像醇厚的酒一样让人陶醉。夏天骄阳似火，树荫下则是天堂，在那儿乘凉，别提多惬意了。树上有鸟叫，还有蝉鸣，池塘里蛙声一片，草垛边公鸡追逐母鸡，路上鸭子大摇大摆地散步，村头大白鹅仔细梳理着羽毛，猪一身泥水从水塘里上来，志得意满如凯旋的将军。这是怎样一幅画面啊。春天大地像铺上了毛茸茸的地毯，柔软鲜艳，让人想在上面打滚儿，村边的某棵树一夜之间

变得明亮耀眼，那是花开了，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，煞是好看。兄弟，我不能再想象了，越想象我就越羡慕你的生活。就像梦中叔向说的——命运。在我的出生，即我的命运。侏儒是我的命运，小丑是我的命运，在宫廷里是我的命运。在你，命运应该就是：健壮，劳作，收获庄稼，娶妻生子。兄弟，我多么想过你那种生活啊。

亲爱的兄弟，我还是回来给你说说叔向的生活吧。说他的命运。他说，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救他。这个人就是祁奚。一个连路都走不动快进棺材的老头。前边我给你说了，祁奚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美名。但那是多早的事啊，距今有十八年了。也就是说他离开朝堂有十八年了。十八年足以让人们忘掉一个人。但叔向没忘这个人。我想，如果叔向不是关在牢房里，他会想起这个人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若换作别人，即使关在牢房里，朝中大臣想遍，大概也不会想起这个老头。这个老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很想见识见识。

今天，我到了祁奚家。他的家倒并不难找，街上一问就出来了。敢情很多人都知道他住哪儿。人们很乐意帮助一个侏儒。一个大娘还送给我一个炊饼，不要都不行。这就是当侏儒的好处。人们会把我当孩子一样看待。我见到祁奚的时候，祁奚正准备出门。这个老头可真够老的，胡子雪白，脸上的皱纹里能藏千军万马。他的皮肤和用旧的马鞍子一个色。他看上去慈眉善目，是一个好好的老爷爷。我真希望自己能有